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丛书



藏香社会生活中的 人类学研究

乔小河 著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JIUZHOU PRESS

71065
2001

读 · 享 · 团



九州出版社读书会

扫码关注 更多惊喜



免费试读 会员赠书

ISBN 978-7-5108-8129-9



9 787510 881299 >

定价：68.00 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丛书

藏香社会生命史的 人类学研究

乔小河 著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JIUZHOU PRESS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藏香社会生命史的人类学研究 / 乔小河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9. 6
ISBN 978-7-5108-8129-9

I. ①藏… II. ①乔… III. ①香料—社会人类学—研究—西藏 IV. ①TQ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18813号

藏香社会生命史的人类学研究

作 者 乔小河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捷迅佳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5.75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8129-9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田野之外：讲故事与讲道理

讲故事是一种古老的叙述方式。在《天真的人类学家》巴利博士的口中，多瓦悠人有着“不吃午饭，光喝小米啤酒都能烂醉不已”的可爱模样，有着“生活太过悠闲、所以对礼节格外较真”的严肃态度，也有着一切事情都可以用“它是好的”来绕圈圈解释的简单性格。他们相信轮回，对自己母语评价不高，认为鸡蛋恶心，没有视觉艺术的历史，甚至身份证上共用一个人的照片都无法被辨别。在巴利博士的故事里，多瓦悠人“天真”到善于玩“捉迷藏”，提供的信息也不时颠三倒四。他迁就、尊重多瓦悠人的“天真”，但也最终意识到，能够直接从原住民口中得到的信息实在太过有限且模糊，这些因素似乎共同塑造了人类学的迷人之处——不确定、又颇有几分天真。因此，好的故事以及好的“说书人”，似乎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人类学甚至喜欢上这门学科。

对“物”的关注和研究是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经典传统之一。无论是将“物”的演变与社会的“进化”并置，还是对“物”的社会化交换、流通与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抑或是将“物”作为人类社会的遗留和遗存来研究文化形态与物质环境的种种关系，“物”的表现形态与意义内涵远远比其自然属性更为丰富、复杂与饱满。纵观青藏高原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藏香不仅有“礼物之灵”，而且也似流动的“桥梁”和“古道”，把青藏高原和周边的文明联结在一起。

《藏香社会生命史的人类学研究》讲述的是藏香的故事。在作者乔小河博士的眼中，藏香是有“生命”的，这种生命感，既来自生动的民间故事中有关藏香诞生时的神秘色彩，更来自藏香与藏民族生活的融合与嵌入。在一千三百多年历史演进

时所发生的角色变化和空间流动中，藏香就像是藏族的朋友一样，在人生的诸多仪式、场合和礼俗中“如影随从”，也与人们保持着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默契和距离，总在那里，但不远不近。社会生命史的研究视角，构成了本书的写作基础，藏香的故事也因为其特别的生命感而慢慢铺陈开来。

但《藏香社会生命史的人类学研究》并不囿于藏香本身，而是以时间和空间为两个研究维度，作者既看到了藏香所经历的圣物、贡品和商品的角色变化，也看到了藏香空间流动中的“聚”与“散”。从故事中抽离出来，作者又以一种客观、理性的视角，分析了国家、市场、社会等多方力量的牵连与交织，及它们如何共同塑造了现如今的藏香文化，让藏香变成为藏民族重要的文化符号。其分析和阐述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抽丝剥茧“讲道理”的过程，作者在其中很自然地融合了“讲故事”与“讲道理”这两部分内容。

把故事讲好，要有扎实的田野工作。自2009年进入中央民族大学学习以来，作者多次到甘肃、青海、西藏等地调研，足迹遍及当地的农村、牧区、寺院和企业，而且还孤身一人远赴尼泊尔，做了大量、细致的访谈和问卷调查，也进行了长时间的参与观察。在这样的田野经历中，作者搜集到了许多有意思的故事。“听到好故事”自然也成为“讲好故事”的重要前提。把道理讲明白，要有充足的理论积累，还要有埃文斯-普里查德式“他者的眼光”，要在“走进去”和“走出来”的田野程式中，完成参与者和研究者角色的转变，实现感性认知与理性思维的切换。通过运用嵌合理论与宗教世俗化理论，解释藏香社会生命历程的变化，将藏香的变化置于历史渊源、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之中，力求呈现出一部有滋有味、有理有据的“物”的民族志。这本有关藏香的故事，从学术的视角出发，带领读者逐层揭开藏香文化和藏族社会的“面纱”。

在十年的学习和研究中，乔小河博士对藏族社会文化始终充满温情与敬意，她眼中的青藏高原日光倾城，她笔下的藏族文化精彩纷呈，她心中的学术乐园自由恬静。她很少描摹田野经历的曲折，也没有刻意渲染撰写文章的辛苦，但如果《藏香社会生命史的人类学研究》可以让读者嗅到一丝藏香的芬芳，从而闻“香”识西藏，探寻到藏族文化更深层的魅力，那么就可以说，作者是位合格的“说书人”了。

乔小河博士跟我学习民族学和藏学先后有十年的时间，她自己以及和同门前后

到西藏进行田野调查大概有六次之多，《藏香社会生命史的人类学研究》就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撰写而成。书稿付梓之前，她请我写个序言，我琢磨了很长时间，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以至一拖再拖。对宇宙万物而言，十年时光就是弹指一挥间，但对短暂的人生来说，十年时光可谓宝贵至极。《藏香社会生命史的人类学研究》的出版也可说是乔小河博士对自己十年民大情结的一份献礼和一个总结。

苏发祥

2019年5月23日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寻香之旅：田野点地理与社会文化背景	33
第二章 藏香社会生命的嬗变历程	47
第三章 市场的力量：藏香的商品化与市场化	79
第四章 国家在场：藏香的去商品化与再商品化	112
第五章 从传统到现代：藏香文化的坚守与变化	142
第六章 宗教神圣性的重塑与强化	203
结 语	222
参考文献	229
后 记	242

导 论

虽然研究对象的规模日趋缩小，但我们仍能感受到世界脉搏的跳动：全球化市场、现代科学、尖端科技、国家政府和盘根错节的相互依赖关系。

——[墨]阿图洛·瓦尔曼^①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一、香氛世界：我的藏地体验

我们总是能在悠扬的歌声中感受到高原的辽阔和深邃。就像那句“哦，藏香，你给我多少美好的想象；哦，藏香，你打开了一扇天堂的小窗”的唱词一样，每当别人提起西藏，我的脑海中总会闪现出诸多难以忘怀的画面与场景，而这每一帧画面与场景中似乎都氤氲着一种独特的香气。在我最初的认识中，藏香就是藏地这独特味道的来源。

2010年7月，因教育部科研项目的调研第一次来到西藏，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每每进入寺院，便有一种特殊的香气扑面而来，进入藏族家中也经常会被类似的味道萦绕，这种香味是其他地区人不熟悉的。在结束了两个月的调研回到安徽老家时，一进家门，我的家人就问道：“你的身上是什么味道？”当下我有点懵，用力地在衣服上嗅了嗅，才发现这竟是藏香的气味。原来我已经慢慢习惯它成为空气的一部分而产生了“入芝兰之室，久而不觉其香”的感觉适应，但是藏香的味道却跟随我一起，从“遥远”的青藏高原来到了淮河岸边。对于藏族人来说更是如此，因

^① [墨]阿图洛·瓦尔曼：《玉米与资本主义》，谷晓静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4页。

为藏传佛教仪轨和藏族生活中的燃香习俗，让藏香以一种“润物细无声”般的方式浸入藏族人们的生活之中，它既常见又不会被刻意提起，藏地的每个人都非常熟悉、适应这种香味，也因此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同。

2011年7月，我来到了拉萨市堆龙德庆县^①古荣乡那嘎村，在那里进行了近两个月的硕士毕业论文田野调研。在我所居住的阿佳顿珠家里，每天清晨晨光微露之时，便会有袅袅香气穿过门窗、扑面而来，我知道那是阿佳顿珠开始“煨桑”了。阿佳顿珠一般先将松柏枝或者其他一些香草点燃投进煨桑炉里，而后再投入青稞粒，最后念诵经文，这一系列活动的结束标志着新的一天的正式开始。我所居住的二楼客房离煨桑炉不过几米之遥，因而每天都“近水楼台”享受着植物和谷物的香气，被桑烟弥漫的香味唤醒之后，便会开始一天的调研工作。那个时候我只知道这种行为是藏族宗教信仰中的一种敬意表达，并没有思考过“桑”与“香”的区别，也不知道两种不同的焚香方式其实代表了藏族焚香观念的变化，但是“西藏是一个香氛世界”的想法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2015年9月，我作为博士研究生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学习生涯。因为有硕士研究生时期的研究基础，以及对西藏和藏族文化的热爱，我依然想进行藏族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在与导师苏发祥教授商量博士论文研究设计时，他给予我两个建议，一是从宗教人类学与女性人类学角度切入，研究四川色达的女性修行者——作为一名女性研究者，在田野调研时可能会更容易进入和适应，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选题；但是当老师说到“也可以做‘物’的研究，比如藏香”时，我则完全被吸引。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人类的衣、食、住、行等无一不与“物”紧密相连，很多日常化事物在人类学家的眼中便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如糖、茶、槟榔、咖啡、盐、可口可乐、玉米、地毯、香等，它们不仅是一种物质形态，具有“物”的自然属性，还具有相应的文化属性，是人类行为、文化的载体。自然科学领域对“物”的研究多集中于“物”作为客观事物本身，即分析“物”的成分、材料、应用等，而社会科学则更关注“物”的文化意义探讨，如“物”与人的互动，“物”的权力关系表达，“物”作为象征物所承载的文化逻辑和意义。可以说，人类学对“物”的研究并非局限于“物”本身，而是透过“物”的物质表象，透视其背后的文化含义，进而试图回答两个问题：“物”如何传达社会关系？如何经由“物”

^① 堆龙德庆县，现已改为堆龙德庆区。

来理解文化或社会？^①

依照此思路，藏香研究实则为藏香文化研究、藏传佛教信仰研究或藏族社会研究。回想起在西藏的芬芳体验，我便更加坚定了藏香研究这一选题。可是究竟什么是藏香？它缘何成为具有神圣性的圣物，并且成为藏传佛教中重要的文化符号呢？藏香又是如何从寺院进入寻常百姓家中，从宗教圣物变成市场上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呢？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始了进一步的文献阅读与梳理。

二、从香烟到香味：焚香观念变化

“桑”是藏语，一般称为“bsang”或“bsang gsol”，有“清洗、驱除”之意，煨桑，即焚燃神香桑烟，藏语称为“拉桑”，意为“供祭给神灵的香烟”。藏族远古先民们认为万事万物，包括山水、动物和人体的内外都有神灵的崇拜观念。《普慈注疏》中对于聂赤赞普来到人间的记载和描述中就已经有了焚香这一行为。其中父王道：

天神受命下凡界，
人间污浊多瘟疫，
雅阿开道走马前，
次米保驾在左方，
佐米护卫于右侧，
驱邪焚香有雅阿，
……^②

也就是说，最初迎请神灵时就已经有了煨桑、焚香祭祀神灵的习俗。史料记载，煨桑祭神的习俗至少在数万年到数千年前的原始巫教和雍仲本教时期就已形成。远古时代，出征或打猎归家的藏族男子会受到部落里男女老少的热烈欢迎，他们为男子们接风洗尘的方式就是在部落外面的空旷之地燃上一堆柏树枝和艾蒿等香草，并不断地向归家的男子身上喷洒干净的水，目的是用烟和清水祛除因战争或其他原因沾染上的各种污秽之气，并且将这种方式与祭祀神灵，特别是燔祭战神、祈

^① 林淑蓉：《物、食物与交换：中国贵州侗族的人群关系与社会价值》，载黄应贵主编《物与物质文化》，“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2004，第212页。

^② 《普慈注疏》，转引自恰白·次旦平措《论藏族的焚香祭神习俗》，达瓦次仁译，《中国藏学》1989年第4期，第40—49页。

祷战争胜利和部落平安联系在一起，于是形成了煨桑焚香以祭祀神灵的隆重仪式。佛教传入吐蕃后，煨桑祭神的习俗被佛教接受，当时历任赞普都要亲自参加这种祭神活动。另有一说煨桑祭神始于莲花生大师为震慑对修建桑耶寺时捣乱的鬼怪而举行的烟祭仪轨，这种煨桑祭神的习俗，从官府到民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①这也是现在藏历五月十五焚香节的起源。历史上，每到这一天，西藏地区政府官员都会身着盛装、官服到大昭寺屋顶进行焚香，民间百姓则是围绕着大昭寺进行煨桑。现如今，煨桑节依然流行于拉萨一带，每年藏历五月十五，拉萨城都会被桑烟弥漫的香气所笼罩。

藏族社会中，人们不仅用香和水来祭祀神灵祈求平安和顺利，也将其用于日常生活中祛除不洁和污秽。比如探视新生婴儿的礼俗，如果是远道而来的亲友，可能一路风尘仆仆，所以必须先要跨过由婴儿家人用松柏枝等点燃的火堆，方才可以进门，这是一种净化仪式，目的是让幼儿健康长寿，不受邪气危害。后来就与战争有关，以“桑”祭祀神灵，祈祷平安胜利，成为高原先民同神灵沟通的主要方式。人们认为，桑烟可以直达上天——神所居住的地方，它可以将人间的美味传递上去，使诸神欢喜，保佑世间凡人事事如愿，平安幸福。^②调研过程中，尼木县比如上下寺的僧人也说过，“藏香是佛祖的饭，因此每天都要烧。煨桑，用的也是柏树枝，供奉给神灵”。他说煨桑与烧藏香的目的一样，只是形式不同。

在我看来，“桑”与“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原料、形状、味道、功能以及文化意义均有不同。“桑”是动词，藏语中是“清洗、消除、净化”之意，对应的行为方式是点燃松枝、柏木、青稞、糌粑、茶叶、糖、苹果等众多物品，使桑烟的香气升腾上天，以祈求神灵的庇护，因此，“桑”并不特指某一种物品，而是由藏族以万物有灵、灵魂不灭为基础的雍仲本教信仰演化出来的一套行为方式和宗教仪轨。“香”则比“桑”要具体很多，香是一种实物。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供香也位于“香、花、灯、涂、果、茶、食、宝、珠、衣”十供养之首。藏香，藏语发音为“茈”或者“贝”（spod），它是西藏老百姓敬神、拜佛的必备圣物。它的原料大多数取自生长在海拔5000米以上、天然无污染地区的草药，还有来自印度、尼泊尔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名贵药材。藏香的制作经过了藏族祖先上千年的实践和检验，配制成分和炮制方式也是以藏医学理论为依据，从对人体有益的草药和藏药中提炼而出，因为香中蕴含着浓郁的藏文化特征以及其在藏族人民

① 刘志群：《西藏祭祀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68—72页。

② 华锐·东智：《祭祀神神话桑烟》，《中国西藏（中文版）》2001年第5期，第50页。

生活中的广泛使用，所以才被人们称作“藏香”。从形状来看，常见的藏香有线香（也叫炷香）、塔香（也叫锥香）、香包和香粉；从用途上来看，有宗教用香、生活用香和药香等不同种类。

另外，我认为“桑”与“香”也可以体现出藏族焚香观念中“从香烟到香味”的变化。李亦园先生认为，在中国式的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的仪式中，点香都是整个仪式的引子，燃香之后的空间是祭祀神灵或者可以与神灵接触的神圣场合，借点香的烟袅袅而上便可以与天上的神祇或超自然进行沟通。香火不仅象征沟通，而且进一步表示渊源关系。^①王铭铭认为以焚烧香料为方式来向神佛表示“诚敬”，这种意识行为旨在通过香料焚烧过程中飘出的烟雾来“绝通天地”，引神佛降临，使祭祀者能与之进行某种想象中的“面对面”的对话。此外，在民间仪式中，烧香也起着驱散邪气的作用。^②藏族一直有着烟祭的习俗，在早期的烟祭习俗中，人们更为关注的是香烟，所以桑的材料比较简单，但是香一定要味道好，因而香中包含多种香料和药材。

对于生活在西藏的人尤其是藏族百姓来说，桑与香都是常见之物，日常生活礼俗、宗教法事活动中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而对于藏地以外的人来说，对于“桑”的认识，更多的是停留在寺院转经道上的桑炉以及藏族信众每次朝拜时的“煨桑”行为。而对于香，人们则并不陌生。汉地虽然没有煨桑的习惯，但是烟祭的习俗由来已久，并且香（广义指炷香）在佛教和道教的宗教仪式上也被广泛使用。现如今，在拉萨的很多商店和批发市场里，我们都能看见品牌不同、包装各异的藏香，它们已经不再局限于寺院和佛堂，而是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很多游客在听闻了藏香的药用价值之后，都会选择购买一些带回去，藏香也因此走向了更为广阔的世界，物的流动让藏香这种地方性产物开始与外面的世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也有越来越多的藏族人开始投身藏香制作业，有些是为了文化的传承，有些是为了经济的利益。藏香正是在各方合力的作用下，被纳入了市场经济体系之中，变成了流动于全国乃至全球的商品。

这些现象都激发我思考：第一，究竟什么是藏香？它因何特质而成为有别于汉地佛香的香品？藏族是如何认知藏香的？藏香在西藏的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藏香在藏族社会具有什么样的文化意义？第二，从古至今，藏香并非一成不变的，它因处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中而发生了文化意义的变化。那么在藏

^① 李亦园：《信仰与文化》，巨流图书公司，1983，第127页。

^② 王铭铭：《心与物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06页。

香的变化发展过程中，究竟经历了哪些角色的转换，这些社会角色的变化，又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图景都发生了怎样的关联？第三，在进入市场经济体系之后，制香人与用香人发生了哪些变化？政府对藏香和藏香产业的保护与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作用？人们是怎样通过洁净观念的变化，来使藏香变化合理化于藏族传统文化之中，并使藏香在圣俗之间达到一种平衡？第四，在全球化背景之下，藏香逐渐从西藏的地方性产物变成流通于世界范围的商品，这一过程中牵连着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和联系。藏香作为藏族社会中的“小物件”也开始面临着“大世界”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和冲击，而藏族社会又是如何保持民族特色而使藏文化始终保有强劲生命力的？这些问题都构成了本书思考和写作的基础。

第二节 研究的理论视角

一、“物”的社会生命史研究

人类学对于“物”及“物质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一是对具体的物的存在形式的研究；二是以物为交换的媒介，对物的交换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的物、人、社会、文化的体系进行研究；三是关于物的分类与象征研究，通过物的象征性符号与物的文化分类，揭示物的“能指”意义、文化秩序与认识分类；四是关于物的心性与人观的研究。以“物”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透过历史、社会、文化脉络，来探讨社会生活及其背后的心性，在主客体互化的情况下，人如何通过“物”表达自我与情感。^①

综上，我认为人类学中对“物”的研究基本包括了两种取向，一是“物”的文化史研究，即研究某物是如何发展成为现今人类所认知的知识体系，以及该物对人类社会生活带来的实际改变和影响。关于“物”的文化史研究，有很多经典著作，它们对“物”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的记叙和描写，如《香料圣经》^②《玻璃的故事》^③《玻璃的世界》^④《香草文化史：世人最喜爱的香味和香料》^⑤《味觉乐园：看香料、

① 黄应贵主编：《物与物质文化》，“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2004，第17—18页。

② [英]姆赫瑞：《香料圣经》，张万伟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09。

③ [俄]斯维什尼科夫：《玻璃的故事》，符其珣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④ [英]艾伦·麦克法兰、[英]格里·马丁：《玻璃的世界》，管可祯译，商务印书馆，2003。

⑤ [美]帕特里夏·雷恩：《香草文化史：世人最喜爱的香味和香料》，侯开宗、李传家译，商务印书馆，2007。

咖啡、烟草、酒如何创造人间的私密天堂》^①《石头记——宝石、金属和药物》^②《香料传奇：一部由诱惑衍生的历史》^③《左手咖啡，右手世界》^④以及“帝国贸易”系列图书《丝绸之路：神秘古国》《黄金之路：殖民争霸》《香料之路：海上霸权》《琥珀之路：大国崛起》^⑤等，通读下来，发现这些著作更像是科普读物，展示了“物”自身的物质性，即“物”的物理成分、化学特性、组织形式、存在过程 and 变化历史等内容，缺乏明显的人类学色彩。

二是将“物”视为社会结构或社会存在的附着物、象征物，即通过物的发明、分类、交换等方面来探讨社会结构或社会本身。如进化论者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以用火知识的获得、弓箭的发明、制陶技术的产生等作为划分社会阶段的具体标志；^⑥传播学派认为文化具有传播性，格雷布纳（Fritz Graebner）用器物、工具、生产方式等的相似性来划分不同的文化圈；历史特殊论学者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在博物馆布展时标识并区分了不同的物质文化，并基于此提出了“文化区”概念；^⑦象征人类学研究文化符号及其意义，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分析了物质文化中所蕴含的二元对立结构，如生与熟、自然与文化；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将不同的物归属于不同的分类体系，对物的象征进行研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强调了物的象征性交换建构了古式社会关系，强化了个体和群体对仪式的参与和意义的共享。^⑧这些对于物的研究并非关注“物”本身，而用“物”来言说社会和文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学研究开始将“物”从“现象环境”纳入“行为环境”，即将“物”看作是“人”的行为产物，从“物”的视角去探寻“人与社会”内在规律，以及从“人与社会”的世界去关怀“物”的存在。因此，从方法论上讲，任何“人造物”皆处于人类活动的“行为环境”中，为特定人类行为的产物，既具

① [德]希维尔布希：《味觉乐园：看香料、咖啡、烟草、酒如何创造人间的私密天堂》，吴红光、李公军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② 马志飞：《石头记——宝石、金属和药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③ [澳]杰克·特纳：《香料传奇：一部由诱惑衍生的历史》，周子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④ [美]马克·彭德格拉斯特：《左手咖啡，右手世界》，张瑞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⑤ 传奇翰墨编委会：《丝绸之路：神秘古国》《黄金之路：殖民争霸》《香料之路：海上霸权》《琥珀之路：大国崛起》，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

⑥ [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商务印书馆，1981。

⑦ Franz Boas, *General Anthropology* (N. Y.: D.C. Heath Press, 1938), p.761.

⑧ [法]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有“事性”又具有“人性”，对“物”的处理与理解需要“情境化”和“人性化”，才能体验“物”对于社会和人的意义，进而从人与社会等主体的视角对“物”进行关怀。^①将“物”与人类行为相结合，探讨“物”的文化意义最为知名的著作当属西敏司（Sidney Mintz）的《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艾瑞丝·麦克法兰（Iris Macfarlane）和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所著的《绿色黄金：茶叶的故事》，以及阿图洛·瓦尔曼（Atulo Walmann）的《玉米与资本主义》了。

西敏司关注的是工业化初期的英格兰和美洲加勒比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研究的重点是作为奢侈品形象存在的糖，为何会逐渐变成工业化生产的商品，并且从上层社会进入了寻常百姓家的日常生活。他认为这一切与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奴隶化生产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密不可分。从作为药品、调味品到15世纪以后的奢侈品、装饰品，到18世纪末以后大众化的日常食品，生产模式不断改变，人们也赋予糖不同的文化意义。^②《绿色黄金：茶叶的故事》^③一书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是生活中的微小之物——茶叶是如何促成世界样貌改变的；二是英国人为何会选择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地区作为他们的殖民地。麦克法兰似乎“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更想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来弄明白，自己明明是英国人，却为何会出生在印度的一个角落里？他的研究结论是，因为爱喝茶水，荷兰人和英国人想通过印度阿萨姆地区进入中国云南，来获取更多的茶叶满足饮茶需求，但却十分意外地在阿萨姆地区发现了原生茶种，因此，他们便在那里“安营扎寨”，并逐渐将茶叶种植、采摘、制作产业化。茶叶作为连接英国和阿萨姆之间的“物”，不仅改变了阿萨姆人的命运，更是鼓励了英国向外扩张尤其是向茶叶产地扩张的决心。因为茶叶的贸易，东印度公司也变成了茶叶大生产商。《玉米与资本主义》^④讲述了玉米如何从穷人的食物变成现代社会中必不可少的商品的过程，但是作者的研究并没有囿于物的文化史描写，而是将玉米的种植与墨西哥的农耕方式、人们的饮食习惯相结合，并且通过玉米的商品化来展示几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图景的形成。

国内也不乏“物”的民族志作品以及对于“物”的文化意义的探讨。《微“盐”

① 吴兴帜：《“物的民族志”本土化书写——以傣族织锦手工艺品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49—55页。

② [美]西敏司：《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王超、朱健刚译，商务印书馆，2010。

③ [英]艾瑞丝·麦克法兰、[英]艾伦·麦克法兰：《绿色黄金：茶叶的故事》，杨淑玲、沈桂凤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第8页。

④ [墨]阿图洛·瓦尔曼：《玉米与资本主义》，谷晓静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大义：云南诺邓盐业的历史人类学考察》^①就是一份关于盐的历史民族志，它是以为视角的人类学研究个案。作者以云南大理一个盐井村落（诺邓村）为田野点，试图研究盐是如何影响并推动了诺邓的历史、文化进程，盐如何塑造了诺邓的“内外”和“上下”关系，以及通过现如今仪式中盐的使用来追寻历史的踪影。作者将盐这一人造物置于人类活动的环境情境之中，使人与盐发生互动，用盐来言说历史，实则还是人而言说历史。

《茶叶的流动：闽北山区的物质、空间与历史叙事（1644—1949）》开始关注到物的流动与贸易，作者立足于闽北山区的实地田野调查，以17世纪至19世纪初期由闽北山区延伸出来的两条茶叶之路上的“茶叶的流动”为线索，探讨了人与物的互动如何促成了物质文化的传播。但是该书并不仅仅是研究茶叶在世界范围中的贸易网络，而是通过对武夷茶在域外传播过程的追踪，来探讨东西方茶叶赋予的不同意义是怎样在互动与调适中重塑了武夷山的空间结构以及在以茶叶产销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发展中，“民族—国家”的政权建设是如何在乡村社会中得以实现的。^②

《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是一部关于人参的制度史研究，它关注的并非人参本身，而是以“物”为媒介，考察明朝末期东北地区的政治局势与人参挖掘、收集和买卖等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和变化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人参贸易链接起了东北与江南——江南地区因养生的喜好而形成的温补文化促进了东北人参的种植和消费，而人参从东北往江南的输出又塑造了人参的社会文化意义。^③王晓修、孙晓舒对东北野山参的个案研究^④基本上也延续了《人参帝国》的研究路径，但刚好又与蒋竹山的研究形成了时间上的前后呼应。他们通过野山参社会生命史尤其是对当代东北地区野山参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研究，来探讨野山参的文化意义被不断再生产的原因和动力主要来自中医思想；除此之外，他们还将野山参从植物到商品的变化与国家制度、民间行为和市场行为的相互影响进行了研究。

以上著作都是以“物”作为研究对象，但又并非只关注“物”自身，而是通过“物”来研究物与人、物与社会、物与文化的关系。用“物”来证明社会结构或作为社会存在的象征物和附属物时，“物”作为个体独立存在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可

① 舒瑜：《微“盐”大义：云南诺邓盐业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② 肖坤冰：《茶叶的流动：闽北山区的物质、空间与历史叙事（1644—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2—3页。

③ 蒋竹山：《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第5页。

④ 王晓修、孙晓舒：《中药意义系统与现代建构——以“东北野山参”为例》，《思想战线》2015年第1期，第33—38页。